

洛阳地方史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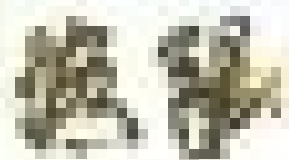
洛阳

——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丝绸之路丛书



——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丝绸之路研究会编 李山主编



中国古籍出版社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市地方史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策	划	袁君敬	张高才
编	辑	来学斋	薛瑞泽

中州古籍出版社

1

洛阳地方史志丛书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责任编辑 张长法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所排版
解放军测绘学院教学实习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125 印张 408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3000 册

ISBN7-5348-0776-X/K·243 定价 9.50 元

序

洛阳市的学术界朋友最近编成《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涵意新颖，规模宏远，蒙来征序，使我深感欣奋和荣幸。

丝绸之路在海内外都是脍炙人口的研究课题，近年国内的有关论著也越来越多，但仍存在不少疑难，需要探讨。丝绸之路一词，本来是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迄今已使用一百多年，然而学术界对这个词的解释理解颇有不同。大体说来，当前大家艳称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有狭、广两义。狭义的丝绸之路，专指汉唐时期丝绸西运的途径，如一些著作所讲，是自长安经过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西岸，路程约七千公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泛指亚欧大陆古代的东西交通，年代可上溯先秦，路线也兼包海陆。观察学术界近年研究的趋势，多数似已倾向广义。例如在国内，1985年出版的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专门章节探讨秦以前的丝绸之路；在国外，1988年日本奈良举办的“丝绸之路大文明展”，设立“绿洲与草原之路”、“海之路”、“佛教美术东传之路”等专题，范围尤为广泛。丝绸之路的研究，显然正在日趋深入和扩大。

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一个新颖而重要的研究题目。以前一提到丝绸之路，便联想到长安，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从狭义的丝绸之路观念去看，自然应强调长安的历

史作用。特别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开通西域，狭义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长安。西汉及后来唐朝的繁荣兴盛，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长安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金城千里，在东西交通上自然是一大中心。不过如果从广义的丝绸之路观念加以思考，就可以看到洛阳也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必须还洛阳以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的古都，包括长安、洛阳在内，都不仅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同时还是交通和商业的枢纽。这种形势的出现，时代很早，考古学的工作证明，至少商代晚期的殷都已经是这样了。大家知道，殷墟的发掘时间是最长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远方传来的物品，比如南方的象，海上的鲸，好些玉器是用新疆的和田玉制造的，有的龟甲经鉴定来自东南亚，有的甲骨上粘有棉布（土卢布），也可能源于外国。这说明那时的中国首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往关系。把当时的王朝想像为狭隘闭塞的看法，恐怕是早已过时了。在商朝覆灭以后兴起的在今洛阳的周都成周，应当比殷都有更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严格地说，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是天下之中，也叫做土中或地中。如《逸周书·作雒》叙述周成王时周公兴建成周的事迹，便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意即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

賦、交通和商业的中心。

周人甚至把成周为天下大地之中的观念，融汇到他们的宇宙观中去。《周礼·大司徒》记载有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确定天下之中的方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是说，在夏至那天建立八尺高的垂直标竿“表”，到正午时分，竿影落在“表”下向正北伸出的度尺“圭”上，长一尺五寸，符合这个条件的地点就是天下之中。这样的地点在古代的阳城，今登封告成镇，现存的观星台传即周公测景（影）台故址。清代学者江永已经指出，这是由于古人长时期在洛阳一带建都，于是选定当地日影的特点作为天下之中的标准。

由此可知，洛阳附近一带为天下之中的观念起源很古。阳城据文献本是夏禹的都邑，而周武王设计后来成周的位置，恰恰由于那里是夏人的居地。《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都讲到武王怎样考虑修造新都，怎样把计划告诉周公。近年出土的成王时青铜器何尊，铭文里还记有武王当时设祭告天，说要在天下之中建造新邑，由那里治理众民。这进一步说明了成周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洛阳一带自古是远近人民往来聚会的所在。

周朝与西土的关系不容忽视。从本源上看，周人原兴起于我国西北，和其北、西、南三方各种民族都有颇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周武王伐纣的战役，便有若干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参加。可以说，周人是背靠大西北的，而西北的民族又与域外诸方国部族有所交通。当时亚欧大陆如何构成联系的链环，中外学者曾做过不少探索，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

古研究来证明。

西晋初年在战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纪年》和《穆天子传》都载有周穆王西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近年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证明其间的若干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点、终点都是成周（《穆天子传》作“宗周”），以由成周到所谓西北大旷原的路线道里计算，远远超过我国的疆界之外。这最低限度是表明了先秦人们对东西交通的认识。

根据上面所说，我深深觉得，要探讨先秦丝绸之路的滥觞，不能不重视洛阳的地位和意义。至于西汉以后，洛阳的经济更形殷盛，到北魏时的洛阳，“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其繁华不难想见。这些问题，《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书中都有详论，颇富新义，补充了过去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对洛阳历史文化以及丝绸之路的探索两有裨益。这已经无需我在此饶舌了。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问世之际，正值洛阳市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兴盛发展。听说洛阳学者们还将对这一历史名城的历史、考古、地理、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撰作一系列专著，殊觉兴奋，在此谨祝洛阳的学术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学勤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 录

序	李学勤
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	韩国磐 (1)
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	王育民 (23)
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朱绍侯 (43)
也谈丝绸之路起点问题	王云度 (62)
丝绸之路——古代亚欧大陆桥	
的东端是洛阳	丁毅华 (77)
洛阳——丝绸之路起点之物证	苏 健 (94)
略论古代洛阳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演变	高 敏 (114)
论洛阳“为天下之中”	唐嘉弘 (134)
试论夏商二代洛阳的对外交往	方酉生 (150)
商人对河洛经济发展的作用	孟世凯 (163)
巴泽雷克墓出土铜镜新考	
——兼谈早期丝绸之路与洛阳	宋晓梅 (178)
东周两汉时期洛阳的对外贸易述论	武普照 (189)
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	刘铭恕 (204)
略述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	袁祖亮 (214)
汉代洛阳的交通建设	王子今 (232)
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兼论汉代洛阳作为	
丝绸之路起点的经济基础	杨爱国 (254)

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若干

考古学资料……………张乃翥 (267)

洛阳史迹与中日交流……………夏应元 (284)

犁鞬·大秦·洛阳……………刘光华 (296)

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李玉昆 (308)

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在丝绸之路

上的地位……………朱绍侯 (321)

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

——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段鹏琦 (344)

北魏洛阳地区纺织品的生产、使用

及西传……………梁满仓 (357)

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孔毅 (379)

隋唐时期洛阳与日本的海上交通……………陈炎 (396)

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徐连达 (421)

唐代洛阳与襄州驿路……………王文楚 (437)

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胡德经 (455)

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林梅村 (464)

汉隋间的洛阳与西域

——兼谈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刘汉东 (481)

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

蚕桑业与丝织业……………朱和平 (502)

汉唐间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贸易……………薛瑞泽 来学斋 (523)

北宋时期的洛阳与中西交往……………戴庞海 (546)

后记…………… (562)

Contents

Preface	<i>Li Xue Qin</i>
The Ancient Capital Luoyang and the Silk Road	<i>Han Guo Pan (1)</i>
On the Silk Road Start From Luoyang	<i>Wang Yu Min (23)</i>
Luoyang was the Start of the Silk Road too	<i>Zhu Shao Hou (43)</i>
Talking About the Start of the Silk Road	<i>Wang Yun Du (62)</i>
The Silk Road——Luoyang ,the East End of the Ancient Bridge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Ding Yi Hua (77)</i>
Luoyang——the Proof of the Start of the Silk Road	<i>Su Jian (94)</i>
On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Ancient Luoyang	<i>Gao Min (114)</i>
On Luoyang,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i>Tang Jia Hong (134)</i>
On Luoyang's Foreign Relations in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i>Fang You Sheng (150)</i>
The Merchan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Luoyang	<i>Meng Shi Kai (163)</i>
A New Criticism on the Bronze Mirror which	

Unearthed at Bazeleik Tomb ——the Early	
Silk Road and Luoyang	<i>Song Xiao Mei</i> (178)
Discussing the Foreign Trade of Luoyang in the Period	
of East Zhou during Two Hans	<i>Wu Pu Zhao</i> (189)
The Western Region's Epitaph Unearthed in	
Luoyang	<i>Liu Ming Shu</i> (204)
The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i>Yuan Zu Liang</i> (214)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Luoyang	
during Han Dynasty	<i>Wang Zi Jin</i> (232)
The Handcraft of Luoyang in Han Dynasty	
—— Luoyang, as of the	
Start of the Silk Road and it's Economic	
Base during Han Dynaity	<i>Yang Ai Cuo</i> (254)
Discussing Some Archaeology Materials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Luoyang	
and Other Countries	<i>Zhang Nai Zhu</i> (267)
The Historic Spots of Luoyang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d and Japan	<i>Xia Ying Yuan</i> (284)
Alexandria, Roman, Luoyang	<i>Liu Guang Hua</i> (296)
The Silk Road and Buddhism in	
Luoyang	<i>Li Yu Kun</i> (308)
Luoyang's Status on the Silk Road in the Times	
between Cao Wei and North Wei ...	<i>Zhu Shao Hou</i> (321)
Talking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o Luoyang City in	
North Wei Dynasty	<i>Duan Peng Qi</i> (344)

Producing, using and Propagating Westward of Textile in Luoyang in North Wei	<i>Liang Man Cang</i> (357)
The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Luoyang and Western Region's	<i>Kong Yi</i> (379)
The Communication by Sea between Luoyang and Japan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i>Chen Yan</i> (3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oyang and the Silk Road. in the Times of Sui andTang ...	<i>Xu Lian Da</i> (421)
On the Post Road between Luoyang and Xiangyang in Tang Dynasty	<i>Wang Wen Chu</i> (437)
Examing the Old Road of Two Capitals Luoyang and Chang an	<i>Hu De Jing</i> (455)
Luoyang on the Silk Road in Han Tang	<i>Lin Mei Cun</i> (464)
Luoy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Times of Han and Sui	<i>Liu Han Dong.</i> (481)
The Business of Silkworm and Silk Knitting of Luoyang and the Areas arround Her in the Times of Han and Tang	<i>Zhu He Ping.</i> (502)
Luoyang as the Center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the Times of Han and Tang	<i>Xue Rui Ze, Lai Xue Zhai</i> (523)
Luoyang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Times of North Song	<i>Dai Pang Hai</i> (546)
Postscript	(562)

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

韩国磐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为陆上丝路的起点。

一、周初营建洛邑，成王一度迁都于洛，《尚书》有关诸篇皆载此事；特别是《何尊》，载成王“迁宅于成周”，可与《逸周书》、《尚书大传》等有关记载相印证。二、以东汉、北魏、隋、唐为例，从洛阳居天下之中，为交通、文化中心，足以控驭四方，来分析各代都洛之因。三、再以上举各代为例，略述洛阳为陆上丝路的起点，曾盛极于当时。研究洛阳的兴衰，可为历史借鉴。

洛阳为九朝古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时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一、周初营建洛邑与成王都洛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本段从周初营建洛邑，以诸文献资料相印证，说明成王曾迁都于洛邑。

据文献记载，夏朝就建都于洛阳附近，《逸周书·度邑第四十四》说：“自雒（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商朝第一个帝王成汤和以后的盘庚，均曾都于西亳，《史记》卷三

《殷本纪》《正义》注文引《括地志》说：“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是夏殷两朝均曾建都于洛阳附近。但正式建成洛阳城并以此为都，则始于周朝。

据《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卷四《周本纪》所载，武王既克殷，就曾想建洛邑，如《度邑》说：“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但武王灭殷后不久就去世，来不及为此。成王继位，至周公东征平叛以后，才奉命建成洛邑。

《尚书·康诰》开头说：“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这段文字与下文不相衔接，显然是错简，误列于此，前人已疑为《尚书·洛诰》之文。不过，这些话说明是周公始建洛邑。《尚书·召诰》序文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同书《洛诰》序文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按此两诰的序文及《尚书》编次，似乎是召公先来相宅，而后周公来营洛邑。《史记·周本纪》即采用此说，认定“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但《召诰》这样说：

“惟太保（即召公）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如这段文字所记，召公只用五天时间，就完成洛邑的“攻位”工作，这未免太快了。抑且，这里没有周公经营洛邑的内容和时间，周公只是来巡视一下，就在新邑举行郊、社之祭，这与《洛

诰》相抵触。《洛诰》记周公至洛卜宅，并遣使向成王报告说：

予（周公）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伋来，以图及献卜。”

这段文字，记载周公至洛后，一卜再卜，然后派使者将地图及卜兆向成王报告。这样一些事情，需要时日，在上引《召诰》那一段叙事时间内，无论如何也安排不下。《尚书正义》认为《洛诰》这段文字，是“周公追述立东都之事”，很有道理。因此，周公经营洛邑，应是秉承武王遗意，先在洛进行卜地之事，得到成王同意后，从事营建工作。其后成王再派召公卜宅，主要是卜郊社宫室之处，故不数日间，就完成“攻位。”故《召诰》载周公至洛，只是巡视新邑三天后，就行郊社之祭。不过，无论《召诰》、《洛诰》，其叙建洛邑事均甚简略，而《逸周书·作雒第四十八》则述之颇详，兹引之如下：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即征，或作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不延，一作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即方九里），郭方七十里（或作十七里，是），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郑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这里记载了武王死后，殷的残余势力和镇守东方的三叔以及徐奄皆起而反周，于是周公“内弭父兄”，外平叛乱。叛乱既平，重新

调整镇守东方的诸侯后，才经营成周洛邑。邑城方九里，外郭城方七十（十七）里。这样大的建筑，决非五日可成，此更足以说明召公来卜宅应是在新邑已成时，来卜郊社宫室之处的。而洛邑从始建到建成，大体经过了三个年头。《尚书大传》卷四《洛诰》说：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首先说一下，这儿一年至七年，系指周公摄政的一到七年。这一记载，与《作雒》大致相符。一年救乱，主要是“内弭父兄”的猜忌反对。自武王死后，至一年六月，经过半年时间，才得埋葬，可见内讧之甚。二年克殷，即平定殷王子武庚及管蔡等之乱。三年又东平徐、奄等的反抗。四年，则命康叔、中旄父等镇守殷、东旧地。至五年，才有可能营建洛邑。周公的卜于瀍水东西，当即在这年营建洛邑之前。至七年，成周洛邑建成，周公致政于成王。此与《召诰》、《洛诰》之文及《史记·周本纪》所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皆可互相印证。故《逸周书·作雒》、《尚书大传·洛诰》这两段，互相对照，应是可信的。

再则 1965 年在陕西宝鸡市出土的何尊，其器底铭文与洛邑密切相关，先录其铭文的释文如下（行依原件字数）：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逮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乌乎，尔有唯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劳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锡贝州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丕祀。